

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法律资讯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题）

2024 年 第一期

本期编辑：钱晓峰 叶闻



上海市律师协会

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专业委员会

（2024 年 8 月）

目录

- 一、 法律政策速递 2
 - (一)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 2
 - (二) 法规解读 10
- 二、 理论研究动态 12
 - (一) 《筑牢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法制之基》 12
 - (二) 《应对用网低龄化趋势，强化未成年人网络保护》 17
- 三、 各地司法实践 21
 - (一) 《青少年网络权益司法保护白皮书》 21
- 四、 典型案例分析 34
 - (一) 未成年人网络游戏防沉迷典型案例事例 34
 - 1. 检察院综合履职 34
 - 2. 法院依法裁判 36
 - 3. 行政机关严格监督 38
 - 4. 网游企业积极预防 39

一、法律政策速递

(一)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 (国务院令 第766号)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已经2023年9月20日国务院第15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

总理 李强

2023年10月16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营造有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环境，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适应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和网络空间的规律和特点，实行社会共治。

第三条 国家网信部门负责统筹协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并依据职责做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

国家新闻出版、电影部门和国务院教育、电信、公安、民政、文化和旅游、卫生健康、市场监督管理、广播电视等有关部门依据各自职责做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依据各自职责做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

第四条 共产主义青年团、妇女联合会、工会、残疾人联合会、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青年联合会、学生联合会、少年先锋队以及其他人民团体、有关社会组织、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协助有关部门做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第五条 学校、家庭应当教育引导未成年人参加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动，科学、文明、安全、合理使用网络，预防和干预未成年人沉迷网络。

第六条 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个人信息处理者、智能终端产品制造者和销售者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尊重社会公德，遵守商业道德，诚实信用，履行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义务，承担社会责任。

第七条 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个人信息处理者、智能终端产品制造者和销售者应当接受政府和社会的监督，配合有关部门依法实施涉及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的监督检查，建立便捷、合理、有效的投诉、举报渠道，通过显著方式公布投诉、举报途径和方法，及时受理并处理公众投诉、举报。

第八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发现违反本条例规定的，可以向网信、新闻出版、电影、教育、电信、公安、民政、文化和旅游、卫生健康、市场监督管理、广播电视等有关部门投诉、举报。收到投诉、举报的部门应当及时依法作出处理；不属于本部门职责的，

应当及时移送有权处理的部门。

第九条 网络相关行业组织应当加强行业自律，制定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相关行业规范，指导会员履行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义务，加强对未成年人的网络保护。

第十条 新闻媒体应当通过新闻报道、专题栏目（节目）、公益广告等方式，开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法律法规、政策措施、典型案例和有关知识的宣传，对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进行舆论监督，引导全社会共同参与未成年人网络保护。

第十一条 国家鼓励和支持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领域加强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

第十二条 对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网络素养促进

第十三条 国务院教育部门应当将网络素养教育纳入学校素质教育内容，并会同国家网信部门制定未成年人网络素养测评指标。

教育部门应当指导、支持学校开展未成年人网络素养教育，围绕网络道德意识形成、网络法治观念培养、网络使用能力建设、人身财产安全保护等，培育未成年人网络安全意识、文明素养、行为习惯和防护技能。

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科学规划、合理布局，促进公益性上网服务均衡发展，加强提供公益性上网服务的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改善未成年人上网条件。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通过为中小学校配备具有相应专业能力的指导教师、政府购买服务或者鼓励中小学校自行采购相关服务等方式，为学生提供优质的网络素养教育课程。

第十五条 学校、社区、图书馆、文化馆、青少年宫等场所为未成年人提供互联网上网服务设施的，应当通过安排专业人员、招募志愿者等方式，以及安装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软件或者采取其他安全保护技术措施，为未成年人提供上网指导和安全、健康的上网环境。

第十六条 学校应当将提高学生网络素养等内容纳入教育教学活动，并合理使用网络开展教学活动，建立健全学生在校期间上网的管理制度，依法规范管理未成年学生带入学校的智能终端产品，帮助学生养成良好上网习惯，培养学生网络安全和网络法治意识，增强学生对网络信息的获取和分析判断能力。

第十七条 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应当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提高自身网络素养，规范自身使用网络的行为，加强对未成年人使用网络行为的教育、示范、引导和监督。

第十八条 国家鼓励和支持研发、生产和使用专门以未成年人为服务对象、适应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规律和特点的网络保护软件、智能终端产品和未成年人模式、未成年人专区等网络技术、产品、服务，加强网络无障碍环境建设和改造，促进未成年人开阔眼界、陶冶情操、提高素质。

第十九条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软件、专门供未成年人使用的智能终端产品应当具有有效识别违法信息和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信息、保护未成年人个人信息权益、预防未成年人沉迷网络、便于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等功能。

国家网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根据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的需要，明确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软件、专门供未成年人使用的智能终端产品的相关技术标准或者要求，指导监督网络相关行业组织按照有关技术标准和要求对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软件、专门供未成年人使用的智能终端产品的使用效果进行评估。

智能终端产品制造者应当在产品出厂前安装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软件，或者采用显著方式告知用户安装渠道和方法。智能终端产品销售者在产品销售前应当采用显著方式告知用户安装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软件的情况以及安装渠道和方法。

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应当合理使用并指导未成年人使用网络保护软件、智能终端产品等，创造良好的网络使用家庭环境。

第二十条 未成年人用户数量巨大或者对未成年人群体具有显著影响的网络平台服务提供者，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在网络平台服务的设计、研发、运营等阶段，充分考虑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特点，定期开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影响评估；

（二）提供未成年人模式或者未成年人专区等，便利未成年人获取有益身心健康的平台内产品或者服务；

（三）按照国家规定建立健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合规制度体系，成立主要由外部成员组成的独立机构，对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情况进行监督；

（四）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制定专门的平台规则，明确平台内产品或者服务提供者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义务，并以显著方式提示未成年人用户依法享有的网络保护权利和遭受网络侵害的救济途径；

（五）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严重侵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或者侵犯未成年人其他合法权益的平台内产品或者服务提供者，停止提供服务；

（六）每年发布专门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社会责任报告，并接受社会监督。

前款所称的未成年人用户数量巨大或者对未成年人群体具有显著影响的网络平台服务提供者的具体认定办法，由国家网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另行制定。

第三章 网络信息内容规范

第二十一条 国家鼓励和支持制作、复制、发布、传播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养未成年人家国情怀和良好品德，引导未成年人养成良好生活习惯和行为习惯等的网络信息，营造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清朗网络空间和良好网络生态。

第二十二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制作、复制、发布、传播含有宣扬淫秽、色情、暴力、邪教、迷信、赌博、引诱自残自杀、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等危害未成

年人身心健康内容的网络信息。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制作、复制、发布、传播或者持有有关未成年人的淫秽色情网络信息。

第二十三条 网络产品和服务中含有可能引发或者诱导未成年人模仿不安全行为、实施违反社会公德行为、产生极端情绪、养成不良嗜好等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信息的，制作、复制、发布、传播该信息的组织和个人应当在信息展示前予以显著提示。

国家网信部门会同国家新闻出版、电影部门和国务院教育、电信、公安、文化和旅游、广播电视等部门，在前款规定基础上确定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信息的具体种类、范围、判断标准和提示办法。

第二十四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在专门以未成年人为服务对象的网络产品和服务中制作、复制、发布、传播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信息。

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不得在首页首屏、弹窗、热搜等处于产品或者服务醒目位置、易引起用户关注的重点环节呈现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信息。

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不得通过自动化决策方式向未成年人进行商业营销。

第二十五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向未成年人发送、推送或者诱骗、强迫未成年人接触含有危害或者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内容的网络信息。

第二十六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通过网络以文字、图片、音视频等形式，对未成年人实施侮辱、诽谤、威胁或者恶意损害形象等网络欺凌行为。

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应当建立健全网络欺凌行为的预警预防、识别监测和处置机制，设置便利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保存遭受网络欺凌记录、行使通知权利的功能、渠道，提供便利未成年人设置屏蔽陌生用户、本人发布信息可见范围、禁止转载或者评论本人发布信息、禁止向本人发送信息等网络欺凌信息防护选项。

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应当建立健全网络欺凌信息特征库，优化相关算法模型，采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和人工审核相结合的方式加强对网络欺凌信息的识别监测。

第二十七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通过网络以文字、图片、音视频等形式，组织、教唆、胁迫、引诱、欺骗、帮助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行为。

第二十八条 以未成年人为服务对象的在线教育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根据不同年龄阶段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点和认知能力提供相应的产品和服务。

第二十九条 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应当加强对用户发布信息的管理，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制作、复制、发布、传播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规定的信息，发现违反上述条款规定的信息的，应当立即

停止传输相关信息，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处置措施，防止信息扩散，保存有关记录，向网信、公安等部门报告，并对制作、复制、发布、传播上述信息的用户采取警示、限制功能、暂停服务、关闭账号等处置措施。

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发现用户发布、传播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信息未予显著提示的，应当作出提示或者通知用户予以提示；未作出提示的，不得传输该信息。

第三十条 国家网信、新闻出版、电影部门和国务院教育、电信、公安、文化和旅游、广播电视等部门发现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规定的信息的，或者发现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信息未予显著提示的，应当要求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按照本条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予以处理；对来源于境外的上述信息，应当依法通知有关机构采取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阻断传播。

第四章 个人信息网络保护

第三十一条 网络服务提供者是为未成年人提供信息发布、即时通讯等服务的，应当依法要求未成年人或者其监护人提供未成年人真实身份信息。未成年人或者其监护人不提供未成年人真实身份信息的，网络服务提供者不得为未成年人提供相关服务。

网络直播服务提供者应当建立网络直播发布者真实身份信息动态核验机制，不得向不符合法律规定情形的未成年人用户提供网络直播发布服务。

第三十二条 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严格遵守国家网信部门和有关部门关于网络产品和服务必要个人信息范围的规定，不得强制要求未成年人或者其监护人同意非必要的个人信息处理行为，不得因为未成年人或者其监护人不同意处理未成年人非必要个人信息或者撤回同意，拒绝未成年人使用其基本功能服务。

第三十三条 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应当教育引导未成年人增强个人信息保护意识和能力、掌握个人信息范围、了解个人信息安全风险，指导未成年人行使其在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的查阅、复制、更正、补充、删除等权利，保护未成年人个人信息权益。

第三十四条 未成年人或者其监护人依法请求查阅、复制、更正、补充、删除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遵守以下规定：

（一）提供便捷的支持未成年人或者其监护人查阅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种类、数量等的方法和途径，不得对未成年人或者其监护人的合理请求进行限制；

（二）提供便捷的支持未成年人或者其监护人复制、更正、补充、删除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功能，不得设置不合理条件；

（三）及时受理并处理未成年人或者其监护人查阅、复制、更正、补充、删除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申请，拒绝未成年人或者其监护人行使权利的请求的，应当书面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对未成年人或者其监护人依法提出的转移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请求，符合国家网信部门规定条件的，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提供转移的途径。

第三十五条 发生或者可能发生未成年人个人信息泄露、篡改、丢失的，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立即启动个人信息安全事件应急预案，采取补救措施，及时向网信等部门报告，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将事件情况以邮件、信函、电话、信息推送等方式告知受影响的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

个人信息处理者难以逐一告知的，应当采取合理、有效的方式及时发布相关警示信息，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三十六条 个人信息处理者对其工作人员应当以最小授权为原则，严格设定信息访问权限，控制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知悉范围。工作人员访问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应当经过相关负责人或者其授权的管理人员审批，记录访问情况，并采取技术措施，避免违法处理未成年人个人信息。

第三十七条 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自行或者委托专业机构每年对其处理未成年人个人信息遵守法律、行政法规的情况进行合规审计，并将审计情况及时报告网信等部门。

第三十八条 网络服务提供者发现未成年人私密信息或者未成年人通过网络发布的个人信息中涉及私密信息的，应当及时提示，并采取停止传输等必要保护措施，防止信息扩散。

网络服务提供者通过未成年人私密信息发现未成年人可能遭受侵害的，应当立即采取必要措施保存有关记录，并向公安机关报告。

第五章 网络沉迷防治

第三十九条 对未成年人沉迷网络进行预防和干预，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

教育、卫生健康、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依据各自职责对从事未成年人沉迷网络预防和干预活动的机构实施监督管理。

第四十条 学校应当加强对教师的指导和培训，提高教师对未成年学生沉迷网络的早期识别和干预能力。对于有沉迷网络倾向的未成年学生，学校应当及时告知其监护人，共同对未成年学生进行教育和引导，帮助其恢复正常的学习生活。

第四十一条 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应当指导未成年人安全合理使用网络，关注未成年人上网情况以及相关生理状况、心理状况、行为习惯，防范未成年人接触危害或者可能影响其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合理安排未成年人使用网络的时间，预防和干预未成年人沉迷网络。

第四十二条 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应当建立健全防沉迷制度，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诱导其沉迷的产品和服务，及时修改可能造成未成年人沉迷的内容、功能和规则，并每年向社会公布防沉迷工作情况，接受社会监督。

第四十三条 网络游戏、网络直播、网络音视频、网络社交等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针对不同年龄阶段未成年人使用其服务的特点，坚持融合、友好、实用、有效的原则，设置未成年人模式，在使用时段、时长、功能和内容等方面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标准提

供相应的服务，并以醒目便捷的方式为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提供时间管理、权限管理、消费管理等功能。

第四十四条 网络游戏、网络直播、网络音视频、网络社交等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采取措施，合理限制不同年龄阶段未成年人在使用其服务中的单次消费数额和单日累计消费数额，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与其民事行为能力不符的付费服务。

第四十五条 网络游戏、网络直播、网络音视频、网络社交等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采取措施，防范和抵制流量至上等不良价值倾向，不得设置以应援集资、投票打榜、刷量控评等为主题的网络社区、群组、话题，不得诱导未成年人参与应援集资、投票打榜、刷量控评等网络活动，并预防和制止其用户诱导未成年人实施上述行为。

第四十六条 网络游戏服务提供者应当通过统一的未成年人网络游戏电子身份认证系统等必要手段验证未成年人用户真实身份信息。

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不得为未成年人提供游戏账号租售服务。

第四十七条 网络游戏服务提供者应当建立、完善预防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的游戏规则，避免未成年人接触可能影响其身心健康的游戏内容或者游戏功能。

网络游戏服务提供者应当落实适龄提示要求，根据不同年龄阶段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点和认知能力，通过评估游戏产品的类型、内容与功能等要素，对游戏产品进行分类，明确游戏产品适合的未成年人用户年龄阶段，并在用户下载、注册、登录界面等位置予以显著提示。

第四十八条 新闻出版、教育、卫生健康、文化和旅游、广播电视、网信等部门应当定期开展预防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的宣传教育，监督检查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履行预防未成年人沉迷网络义务的情况，指导家庭、学校、社会组织互相配合，采取科学、合理的方式对未成年人沉迷网络进行预防和干预。

国家新闻出版部门牵头组织开展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防治工作，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关于向未成年人提供网络游戏服务的时段、时长、消费上限等管理规定。

卫生健康、教育等部门依据各自职责指导有关医疗卫生机构、高等学校等，开展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所致精神障碍和心理行为问题的基础研究和筛查评估、诊断、预防、干预等应用研究。

第四十九条 严禁任何组织和个人以虐待、胁迫等侵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方式干预未成年人沉迷网络、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县级以上有关部门违反本条例规定，不履行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职责的，由其上级机关责令改正；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五十一条 学校、社区、图书馆、文化馆、青少年宫等违反本条例规定，不履行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职责的，由教育、文化和旅游等部门依据各自职责责令改正；拒不改

正或者情节严重的，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五十二条 未成年人的监护人不履行本条例规定的监护职责或者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由未成年人居住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妇女联合会，监护人所在单位，中小学校、幼儿园等有关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依法予以批评教育、劝诫制止、督促其接受家庭教育指导等。

第五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七条、第十九条第三款、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由网信、新闻出版、电影、教育、电信、公安、民政、文化和旅游、市场监督管理、广播电视等部门依据各自职责责令改正；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的，由网信、新闻出版、电信、公安、文化和旅游、广播电视等部门依据各自职责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拒不改正的，并处100万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和第五项规定，情节严重的，由省级以上网信、新闻出版、电信、公安、文化和旅游、广播电视等部门依据各自职责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5000万元以下或者上一年度营业额百分之五以下罚款，并可以责令暂停相关业务或者停业整顿、通报有关部门依法吊销相关业务许可证或者吊销营业执照；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罚款，并可以决定禁止其在一定期限内担任相关企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未成年人保护负责人。

第五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规定的，由网信、新闻出版、电影、电信、公安、文化和旅游、市场监督管理、广播电视等部门依据各自职责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10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责令暂停相关业务、停产停业或者吊销相关业务许可证、吊销营业执照，违法所得100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10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100万元的，并处1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二款和第三款、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三十一条第二款、第三十六条、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四十二条至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第二款、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由网信、新闻出版、电影、教育、电信、公安、文化和旅游、广播电视等部门依据各自职责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100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10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100万元的，并处1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并可以责令暂停相关业务、停业整顿、关闭网站、吊销相关业务许可证或者吊销营业执照。

第五十七条 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违反本条例规定，受到关闭网站、吊销相关业务许可证或者吊销营业执照处罚的，5年内不得重新申请相关许可，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5年内不得从事同类网络产品和服务业务。

第五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给未成年人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五十九条 本条例所称智能终端产品，是指可以接入网络、具有操作系统、能够由用户自行安装应用软件的手机、计算机等网络终端产品。

第六十条 本条例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详见：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310/content_6911289.htm）

（二）法规解读

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近年来，互联网的飞速发展拓展了未成年人学习、生活空间，同时也引发了全社会对未成年人网络保护问题的关注。《条例》旨在营造有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环境，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条例》共 7 章 60 条，重点规定了以下内容。

一是健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体制机制。明确国家网信部门负责统筹协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并依据职责做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明确国家新闻出版、电影部门和国务院教育、电信、公安、民政、文化和旅游、卫生健康、市场监督管理、广播电视等有关部门依据各自职责做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明确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依据各自职责做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

二是促进未成年人网络素养。明确将网络素养教育纳入学校素质教育内容。要求改善未成年人上网条件，提供优质的网络素养教育课程。强化学校、监护人网络素养教育责任，建立健全学生在校期间上网管理制度。明确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软件、专门供未成年人使用的智能终端产品的功能要求。规定未成年人用户数量巨大或者对未成年人群体具有显著影响的网络平台服务提供者应当履行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义务。

三是加强网络信息内容建设。规定国家鼓励和支持制作、复制、发布、传播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网络信息。明确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发现危害或者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信息的处置措施和报告义务。禁止任何组织和个人对未成年人实施网络欺凌行为。要求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建立健全网络欺凌行为的预警预防、识别监测和处置机制。

四是保护未成年人个人信息。规定监护人应当教育引导未成年人增强个人信息保护意识和能力、指导未成年人行使相关权利。明确发生或者可能发生未成年人个人信息泄露、篡改、丢失时，个人信息处理者的安全事件应急处置要求。规定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严格设定未成年人个人信息访问权限、开展个人信息合规审计。明确加强未成年人私

密信息保护。

五是防治未成年人沉迷网络。要求提高教师对未成年学生沉迷网络的早期识别和干预能力，加强监护人对未成年人安全合理使用网络的指导。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合理限制不同年龄阶段未成年人在使用其服务中的消费数额，防范和抵制流量至上等不良价值倾向。要求网络游戏服务提供者建立、完善预防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的游戏规则，对游戏产品进行分类并予以适龄提示。

（详见：<https://mp.weixin.qq.com/s/s5Ra8dhLC8nP9IRj-sbisA>）

二、理论研究动态

（一）《筑牢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法制之基》

（李长喜 中央网信办网络法治局局长）

未成年人是国家的未来，是民族的希望，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关系亿万未成年人切身利益，牵涉亿万家庭安宁幸福。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立法，是保护未成年人网络权益的重要举措。2024年1月1日施行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是我国第一部专门性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综合立法。《条例》聚焦我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面临的新形势新问题，系统构建了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规则体系，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供了有力制度保障，标志着我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法制建设和保护能力迈入新的阶段。

一、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法制建设成为全球共识

近年来，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全球未成年人网民规模和普及率不断攀升，互联网日益成为未成年人学习生活的新空间，为未成年人学习生活带来了极大便利。但同时，网络空间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和未成年人使用网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也给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带来了挑战。为了切实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依法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各国积极采取法治手段保护未成年人网络权益，通过立法建立健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制度成为全球共识。

（一）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成为国际性议题

当前，互联网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已成为未成年人了解世界、学习知识、休闲娱乐、交流交往的重要平台，给未成年人带来了新的数字机遇与数字福利。由于未成年人心身发育尚未成熟，自我保护、辨别是非、自我控制能力相对较弱，其合法权益更易被忽视甚至被侵犯。但在实践中，有的地方未成年人上网条件保障不到位，有的网络空间存有违法和不良信息，有的网民网络素养有待提升，有的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现实生活中霸凌欺凌向网络空间蔓延。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侵害了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已成为信息通信技术发展应用中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也是全球网络空间治理的“最大公约数”之一。

（二）世界各国不断加快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立法步伐

为了应对信息通信技术带来的挑战，各国纷纷通过立法加强网络空间治理和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欧洲出台了《欧洲议会和理事会关于打击儿童性侵犯和性剥削及儿童色情的指令》《欧洲委员会保护儿童免遭性剥削和性虐待公约》，并在《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中进一步强化对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保护，加强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美国制定了《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儿童互联网络保护法》等未成年人保护专门立法，并在《网络免税法》《梅根·梅尔网络欺凌预防法》等网络立法中对未成年人隐私保护、网络欺凌等问题作出明确规定。其他国家地区也分别出台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立法，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如英国出台了《适龄设计规范》、日本出台了《青少年网络环境整治法》、韩国

出台了《青少年保护法》、俄罗斯出台了《保护青少年免受对其健康和发展有害的信息干扰法》等。从近年来的立法趋势看，各国立法逐渐呈现出从一般法通用性规定到专门立法规制的转变。

（三）我国加快推进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法规制度建设

近年来，我国立足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网民数量最多的国情，将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作为网络空间治理的重要方面加快推进。

针对我国未成年人网民规模巨大、企业平台众多、产品业态丰富的实际，不断深化对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规律性的认识，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法律法规建设。法律层面，我国制定了网络安全法，提出建设安全、健康的网络环境；出台了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处理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原则要求；修订了未成年人保护法，设置“网络保护”专章，确立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基本原则和制度框架。规章层面，我国制定了《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规定》，专门保护儿童个人信息权益。同时，还在网络信息内容管理、算法推荐管理等相关规章中加强特定业态和服务情境中的未成年人保护。另外，针对未成年人非理性网络消费、遭受网络欺凌、沉迷网络游戏等突出问题，国家相关部门还及时出台相关政策文件和司法解释，进一步完善法律规则体系。

二、凝聚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中国智慧和实践经验

《条例》从中国国情和实际出发，充分把握未成年人身心发展规律特点，对未成年人进行优先特殊保护，彰显了我国“抓方向、抓长远、抓未来”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理念，为全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供了中国智慧，贡献了中国方案。

（一）立足我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实际

实践是法律的基础。随着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的快速发展和深入应用，我国面临数字经济的发展浪潮和数字化社会的全面转型，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挑战愈加复杂。

《条例》坚持问题导向，聚焦我国存在的违法和不良信息侵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未成年人网络沉迷防治不足、未成年人个人信息易遭侵害等问题，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高度有针对性地进行制度设计，及时回应人民群众期待。一方面，《条例》以专章的形式将社会高度关注的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网络保护、网络沉迷等问题进行系统规范，分别明确学校、家庭、企业等各方主体在有关方面的责任义务，实现对未成年人全方位保护。另一方面，《条例》以精准的策略将实践中成熟有效的做法予以固化，在未成年人保护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规定基础上进一步细化未成年人个人信息处理规则、网络信息内容规范要求、网络游戏管理制度等措施，对未成年人进行针对性保护。

（二）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

在未成年人保护方面，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确立了“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未成年人保护法确立了“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条例》与这些原则一脉相承，从中国的保护实践出发，充分尊重“网络原住民”的客观成长规律，对未成年人予以特殊保护、优先保护。在保护制度设计方面，《条例》注重发展与保护结合，将未成年人作为网络时代的积极参与者，既避免其因接触网络而受到负面影响，又教育引导其充分利

用网络技术应用带来的资源与机遇，以最大化赋予和保障未成年人发展机会，最大限度减少网络风险。《条例》注重线上与线下结合，既规范线上信息内容治理、个人信息保护、网络业态管理等工作，也强化线下家庭、学校、社会的教育引导、监督规范等责任义务，以综合施策多措并举，实现对未成年人的全面保护。

（三）系统构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制度法制体系

《条例》从构建科学完整法律体系的角度，既注重衔接和落实未成年人保护法、网络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上位法的规定，又注重结合保护实践，将规章成熟有效的经验做法上升为法规制度。在制度内容方面，注重横向统领和系统整合分散在不同立法中的制度规范。《条例》的出台，填补了我国法律体系上的空白，形成了涵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多层次体系结构，健全了涵盖网络素养培育、网络信息内容规范、网络沉迷防治、个人信息保护等多维度保护制度，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供了全面制度保障，系统构建了中国式现代化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法律制度体系。

三、夯实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法律制度

“十年磨一剑”，在历经近 10 年的起草制定过程中，《条例》先后三次公开征求意见，多次通过实地调研、座谈会、论证会等方式，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建议，深入了解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存在的问题原因，从网络素养促进、个人信息网络保护、网络信息内容规范、网络沉迷防治等方面为相关主体科学合理设置责任义务，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法律制度。

（一）构建协同共治体系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涉及政府监管、家庭教育、学校保护、企业履责、网民参与等多个方面和环节。《条例》明确将坚持社会协同共治作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基本原则，一方面构建多元协同的保护体系，明确了政府部门和学校、家庭、行业组织、新闻媒体等各相关主体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中的责任，对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个人信息处理者、智能终端产品制造者和销售者分别提出了相应要求，汇聚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合力；另一方面，构建多方联动的监管体系，既明确了网信部门统筹协调、相关部门协同监管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机制，还规定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工作职责，形成“统分结合”“上下贯通”的治理机制，共同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二）构筑网络素养基石

未成年人网络素养培育是网络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基础。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国家应当加强培育和提高未成年人的网络素养，明确了进行网络素养培育的原则要求。《条例》从与未成年人保护法有效衔接的角度，以加强未成年人网络素养教育为目标，引导未成年人安全合理使用网络，充分利用网络带来的资源与发展机会，实现全面发展。为此，《条例》进一步明确部门职责，要求国务院教育部门推进未成年人网络素养教育，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提供公益性上网服务的公共文化设施和网络素养教育课程；进一步强化学校和家庭责任，要求未成年人监护人加强家庭家

教家风建设、学校对未成年人进行网络素养教育和加强在校期间上网管理；进一步压实大型平台主体责任，对未成年人用户数量巨大或者对未成年人群体具有显著影响的互联网平台服务提供者提出更为严格的未成年人保护要求。

（三）营造良好网络生态

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的精神家园，也是未成年人获取知识、认识世界的重要渠道。当前网上信息良莠不齐，未成年人被违法和不良信息侵害的情形时有发生，严重影响未成年人价值观人生观的形成塑造。《条例》在与未成年人保护法、网络安全法等相关法律规定相衔接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网络信息、危害或者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网络信息的范围，并首次在行政法规层面对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信息提出一定范围内的禁止性要求，明确不得在专门以未成年人为服务对象的网络产品和服务中，以及首页首屏、弹窗、热搜等处于产品或者服务醒目位置、易引起用户关注的重点环节呈现此类信息。《条例》关于网络信息的类别区分（主要分为正能量信息、不宜信息和违法信息），为进一步实施网络信息分类管理奠定了法律基础。

（四）强化网络权益保障

未成年人身心处于成长过程中，相对于成年人更易受到网络欺凌、网络诈骗、网络沉迷等不法活动的侵害。为了加强个人信息保护，个人信息保护法将不满十四周岁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作为敏感个人信息予以特殊保护，《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规定》则就儿童个人信息保护作了更为具体的规定。《条例》在上述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行使个人信息权利的具体规则，严格控制企业内部人员对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知悉范围，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私密信息的保护。同时，针对社会普遍关注的未成年人网络沉迷问题，《条例》通过对未成年人非理性网络消费、盗用成年人游戏账号、参与“饭圈”乱象等问题的规范，以及对网瘾矫治机构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网络游戏内容功能不适宜未成年人等突出问题的规制，有效地规范了涉网络沉迷相关问题。《条例》进一步明确，要合理限制未成年人单次消费数额和单日累计数额，不得为未成年人提供游戏账号租售服务，不得诱导未成年人参与应援集资、投票打榜、刷量控评等网络活动，不得以侵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方式干预沉迷，为系统性解决网络沉迷问题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依据。

（五）加大违法打击力度

为了切实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条例》在对相关主体和相关行为提出明确要求的基础上，强化了对违法活动的责任追究力度。《条例》对于不同的违法主体、不同的违法行为分别设置了不同的法律责任。例如，对违反《条例》规定的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条例》设置了追究责任平台和相关责任人的“双罚制”法律追究措施；对存在严重违法被关闭网站、吊销相关业务许可的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条例》规定了网站平台五年内不得重新申请相关许可、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五年内“从业禁止”的行政处罚；对存在严重违法行为的超大网络平台，《条例》设置了最高五千万或者上一年度营业额百分之五以下罚款的行政处罚。《条例》的这些规定，为保证《条例》规定的全面落实，切实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

四、切实推动我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迈入新阶段

《条例》的公布实施，标志着我国在网络空间权益保护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对于加快推进网络强国建设，守护民族未来希望，具有重要意义。贯彻实施《条例》规定，推动《条例》落地见效，需要进一步统筹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推动我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不断迈上新台阶。

（一）加快落实未成年人保护法律规定

《条例》的制定出台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奠定了坚实的法制基础，提供了可靠的制度保障和精确的方向指引。贯彻落实《条例》，要坚持对未成年人优先保护、特殊保护的原则，切实推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各项制度落地生根，让各项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法律法规有力有效实施。加大网络执法力度，重拳治理网络违法和不良信息、网络欺凌、网络诈骗等涉未成年人网络违法行为。深化专项行动成效，压紧压实平台责任，持续深入开展“清朗”“护苗”等专项行动，大力整治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突出问题，不断净化网络环境。加强未成年人网络安全教育，依法惩处利用网络从事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活动，形成政府、学校、家庭、社会多方位保护合力，营造良好安全的未成年人网络环境。

（二）加快完善配套制度

《条例》的制定出台，标志着我国基本完成未成年人网络保护顶层设计。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需要在深化领域、细分场景上下功夫，建立健全具体细致的配套规则和措施，进一步完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法规制度体系。落实《条例》规定，需要进一步制定修订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细则、明确大型互联网平台服务提供者认定标准、明确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信息范围、制定未成年人网络素养测评指标等具体标准，增强制度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跟进了解信息技术发展变化和人民群众关心关切，根据未成年人网络保护领域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需要，及时修订与情况不相适宜的规定要求，保证立法的及时性和有效性。鼓励指导地方开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先行先试，及时总结和巩固实践中的成熟做法和有益经验，因地制宜制定完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规则制度。

（三）广泛开展未成年人法律制度宣传

贯彻落实《条例》，需要深化网络法制宣传，深入开展网络信息内容规范、个人信息网络保护等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法律法规、政策措施、典型案例和有关知识的普及宣传，全面提升人民群众法治观念。创新网络普法方式，结合不同群体普法需求，运用图解、动漫、短视频等多种形式创作大量普法作品，通过多种渠道向公众提供法律知识，解读法律法规。扩大网络普法范围，组织地方网信部门、互联网企业、网络社会组织深入学校、社区、家庭和少年儿童群体进行网络普法活动，拓展宣传广度和深度，持续提升网络普法的社会影响力。遵循未成年人身心发展规律特点，通过网络普法云课堂、学法用法知识竞赛等多种形式开展普法宣传，引导未成年人网民依法上网、文明上网、安全上网。

（四）加强网络空间国际交流合作

提升我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水平，需要把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置于全球互联网治理大背景下统筹谋划和推进。积极参与未成年人相关国际规则制定，立足我国国情，借鉴各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规则建设经验，进一步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符合国际通行做法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制度。同时，加强网络治理国际执法司法合作，共同应对未成年人网络保护问题。充分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通过联合国互联网治理论坛、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海合作组织等平台，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交流合作，携手构建更加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

（详见：<https://mp.weixin.qq.com/s/zwtJDPOESnPORXgaXFnlA>）

（二）《应对用网低龄化趋势，强化未成年人网络保护》

（李京津 西政未成年人法学研究）

当前，我国未成年人上网已成为普遍现象，互联网全面融入了未成年人的学习和生活。《第5次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调查报告》显示，我国未成年网民规模已突破1.93亿，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增长到97.2%，基本达到饱和状态。^[1]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关系国家未来和民族希望，关系亿万家庭幸福安宁。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本着对社会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依法加强网络空间治理，加强网络内容建设，做强网上正面宣传，培育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滋养人心、滋养社会，做到正能量充沛、主旋律高昂，为广大网民特别是青少年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

一、当前涉未成年人网络乱象突出

（一）算法将未成年人困于“信息茧房”

所谓“信息茧房”，是指公众的关注领域会习惯性地被自己的喜好所引导，长此以往便将自身桎梏在蚕茧一般的“茧房”之中。而在新媒体环境之下，算法技术更是加剧了信息茧房的形成，由此也对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产生了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一方面，算法将未成年网络用户贴上标签，不断推送着同质化的内容，单一的信息停滞了未成年人的认知探索步伐，发展空间与视野都受到了局限。另一方面，身处信息茧房中的未成年人思维多样性遭到破坏，以群体视角形成的“父母言论让人窒息”等观点被无限放大，加剧了家庭矛盾的爆发，无益于和谐成长环境的营造。

（二）无底线追星向未成年群体传递不良价值观

偶像崇拜本为人之常情，但是无底线追星绝对不应成为风气。随着娱乐产业、粉丝经济的蓬勃发展，畸形的追星文化正严重误导着未成年人的价值观。一来，“网络群组”“热门话题”等作为粉丝群体意见的载体，极易挑起未成年群体之间的对立情绪，煽动网络戾气的产生。二来，网络平台在娱乐资本的运作下恶意营销炒作，利用未成年人尚不成熟的信息辨识能力大肆传递不正之风。三来，明星作为流量经济的受益者，对未成

年粉丝群体的不良价值观往往不能及时发现并进行消解、引导，反而助推了不良价值观的固化，令人忧心。

（三）低俗擦边内容正在侵蚀未成年人的成长环境

互联网与未成年人的学习生活密不可分，低俗擦边内容正借助网络系统的开放性与便捷性侵入未成年人学习生活多方面，例如：快手、新浪微博等平台传播儿童软色情表情包，利用未成年人性暗示短视频引流；随着线上教育的普及，色情内容以弹窗、链接等形式插入学习软件；不仅如此，软件中的“青少年模式”应用效果不佳，对低俗色情内容的防范作用不显。网络擦边行为滋生，容易使未成年人沉溺其中而荒废学业；更有甚者对相关行为进行模仿，诱导不良嗜好的产生，从而增加性骚扰等违法犯罪行为的风险。

二、涉未成年人网络乱象成因分析

（一）用网群体网络素养整体不高

当前互联网媒介环境中，算法本身是中立的、动态的。之所以由此产生的“信息茧房”对未成年人的发展造成了局限性，背后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用网者的网络素养不高。群体网络素养不高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主要有两条传导路径：一是网民对未成年人的影响，二是未成年人对自身的影响。在前者所述情形中，基于人类近乎本能的“同好”偏好心理机制，加之未成年人身心发育尚不成熟的群体特征，未成年人不仅没有受到特殊保护，反而被素养低下的网民恶意利用，诱使其进入刻意为之打造的“信息茧房”中。而后者的形成，一般是未成年人主动借助“信息茧房”的特性，将现实生活中所遇到的负面情绪置于网络空间，同时有意寻找相同观点的群体对其他想法进行排斥，逐步将自己囿于茧房之中。

（二）网络亚文化的误导

互联网以其自由、开放、“去中心”的特点，赢得了一众未成年人的追捧，为其追求个性化发展提供了空间。但是，群体的聚集使得病态亚文化日渐荼毒未成年人的成长健康，其中便以“网络厕所”“开盒挂人”等行为为首。以无底线追星为例，“厕所号”作为隔空喊话的账号形式在追星族中盛行，年龄较小的未成年群体在大范围内呼朋引伴，并用各种极端言论对他人进行“人肉开盒”，宣泄情绪。^[2]不仅如此，因着同伴之间的相互影响，实行“开盒”行为的未成年人甚至有可能享受展开网络攻击并且受到同伴追捧的感觉，逐渐沉迷于亚文化圈子带来的放纵。

（三）网络平台主体责任的缺位

首先，平台在网络语言文字的规范表达上存在缺漏。滥用谐音指代词、编造黑话烂梗、曲解文字含义等往往是低俗色情内容的主要传播方式，让处于语言学习阶段的未成年人过早接触到不良网络信息；同时，脏话的滥用助推了网络谣言（包括“黄谣”）的扩散，让未成年人过早陷入网络色情以及网络暴力的风险之中。其次，平台对于网络服务以及产品的提供管控不严。当前互联网已经成为未成年人休闲娱乐的重要工具，然而现实生活中未成年人因沉迷网络荒废学业、出现打赏纠纷的新闻也不时见诸媒体。网络

服务提供者对未成年人使用的时间、权限、消费等管理功能尚不全面，对色情低俗视频、直播的鉴别也并不完善。最后，网络平台的自我管理不到位，对不良网络信息的清理并不及时。网络平台作为网络信息的主要发布场所，对涉未成年人网络信息应当进行监管。但是，因信息数量过载，存在监管不到位的可能，便加剧了不良网络信息对未成年人的侵害。并且，更有平台为了流量和热度，纵容此类信息的大范围传播，对未成年人网络生态造成恶劣影响。

三、强化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应对举措

（一）织密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法网

网络风险具有天然的体系化特征，无论是从未成年人保护的角度，还是网络空间治理的角度，构建系统性的网络保护法律制度体系都是必要举措。在第一个层级中，需要构建起以《未成年人保护法》为基础的法律制度体系。在第二个层级中，以《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为核心的行政法规对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制度的体系化构建具有关键作用。第三个层级为部门规章和地方立法，需从不同维度对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作出规定，对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法律规范体系进行有益补充。^[3]

（二）利用网络技术及时消解侵害风险

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并不意味着让其“戒网”；相反，正确利用网络技术也有利于消解对未成年人的网络侵害风险。例如，算法能制造“信息茧房”，同时也可以破解。当前的网络采取正向化的推送模式，根据未成年人直观呈现出来的喜好进行筛选，限制了内容多样性。但是，如果在推送过程中采取逆向方式，结合收集的数据增加用网未成年人喜好之外、符合群体身心特点的内容，是否可以破除茧房困境呢？又如，针对网络平台自身监管不力这一问题，建议其科学引入网络监管技术，对平台发布内容实施监管全覆盖，最大可能减少不良网络信息对未成年人的侵害。再如，优化未成年人模式，避免“虚假模式”的产生，删减该模式下打赏、连线等不适宜未成年人的功能，强化该模式下内容推送的正向引导，将模式的适用初衷落到实处。

（三）重视对未成年人网络素养的培育

未成年人网络素养培育是网络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重要基石。《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关于加强网络文明建设的意见》等均对提升青少年网络素养提出了明确要求。在未成年人网络素养的培育上，需要各主体共同发力：学校作为对未成年人的重要教育主体，尤其是面对无力进行教养的家庭，强化网络素养教育更应尽快提上日程。家庭作为未成年人成长过程中的第一责任人，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中具有关键作用，良好的网络认知对于未成年人网络素养的提升有着正向的引导作用。各类网络平台应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充分考虑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特点，自觉接受监督并配合积极改进。

注释：

[1] 《突破 1.93 亿！我国未成年网民规模不断扩大》，载光明网，https://wlaq.gmw.cn/2023-12/24/content_37048654.htm。

[2]赵志疆：《豫论场：消除网络戾气的病态亚文化》，载《河南日报》2023 年 11 月 23 日，第 5 版。

[3]参见何波：《论中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法律制度体系的改进》，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24 年第 2 期。

（详见：<https://mp.weixin.qq.com/s/AEa5jtLPL9y-wmowiUk0sQ>）

三、各地司法实践

（一）《青少年网络权益司法保护白皮书》

（杭州市互联网法院）

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关乎家庭幸福安宁，关乎社会和谐稳定，关乎国家长远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少年儿童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接班人和未来主力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薪火相传、后继有人的战略高度，高度重视青少年工作，亲切关怀青少年和儿童的健康成长，强调“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这一时期心智逐渐健全，思维进入最活跃状态，最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为新形势下我国青少年事业发展指明了方向。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互联网普及面加速扩大，青少年的成长环境出现新的特点。2023年12月23日，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等发布的《第5次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调查报告》显示，2022年未成年网民规模已突破1.93亿，未成年人使用互联网的广度和深度明显提升。互联网极大地拓展了未成年人学习和生活的空间，成为未成年人生活成长中难以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互联网已经成为当代青少年不可或缺的生活方式、成长空间、“第六感官”的现今，我们更应该清醒认识到，互联网给青少年成长带来双重效应：一方面，网络给未成年人提供了丰富的学习娱乐资源，有利于培养未成年人的想象力与创造力，满足未成年人的好奇心与自我实现需求，在开阔视野、激发潜能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网络也以其隐蔽性、虚拟性、多变性、开放性等特点，使得未成年人面临的安全风险突出，网络侵害、网络欺凌、网络诈骗等时有发生，未成年人个人隐私泄露、网络沉迷成瘾、不良信息影响等问题也逐渐显露，特别是网络沉迷成瘾给未成年人成长带来巨大隐患。依法加强网络空间治理，为青少年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刻不容缓。《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增设“网络保护”专章，《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规定》相继制定颁行，前述法律法规围绕着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职责、未成年人网络素养促进、未成年人网络信息内容规范、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未成年人网络沉迷防治、未成年人网络欺凌防治、未成年人网络非理性消费等主题，深入保护未成年人权益，为青少年在网络空间的健康成长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杭州互联网法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少年儿童保护作出的重要指示批示，围绕高标准打造新时代互联网法院的目标任务，做深做实为大局服务，善作善成为人民司法，在工作中始终高度重视做好新时代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的重大意义，以青少年“网络观”课堂创新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机制，为筑牢青少年网络保护防线贡献司法力量，持续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晴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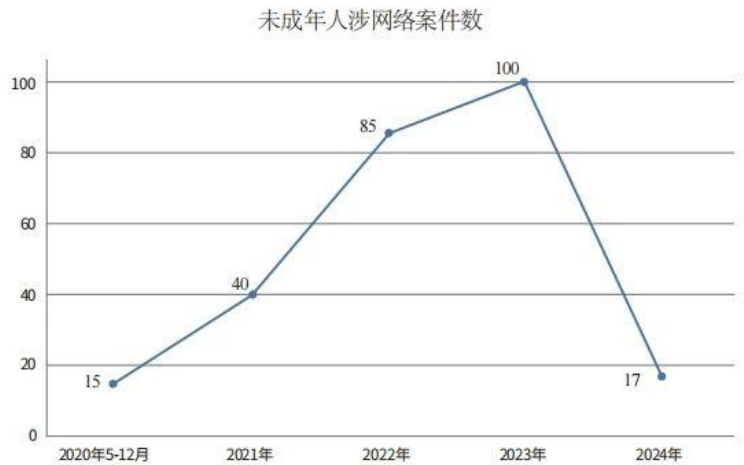
一、现状梳理—未成年人涉网络案件总体情况

杭州互联网法院未成年人涉网络民事案件由互联网审判第一庭集中审理。自2020年5月至2024年5月，杭州互联网法院共受理涉未成年人民事纠纷案件259件。

（一）未成年人涉网络案件基本数据分析

1. 案件受理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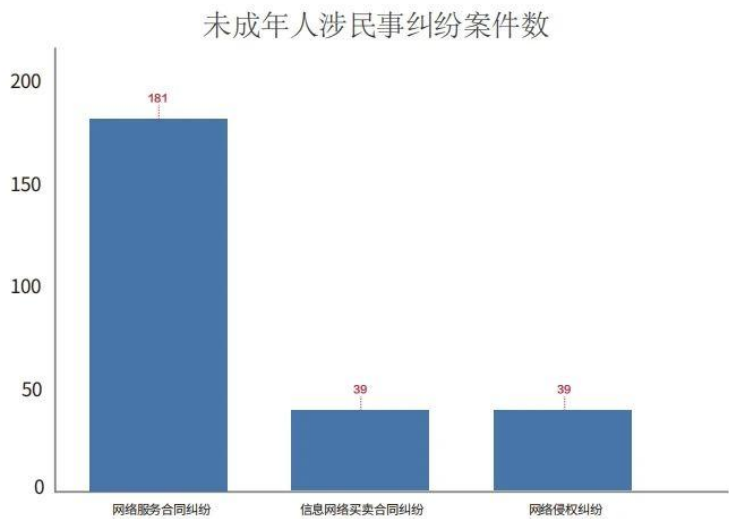
未成年人涉网络案件呈逐年增长趋势。其中，2020 年 5 月-12 月受理 15 件，占比 5.79%；2021 年受理 40 件，占比 15.44%；2022 年受理 85 件，占比 32.81%；2023 年受理 100 件，占比 38.61%；2024 年 1 月-5 月受理 19 件，占比 7.34%。未成年人涉网络纠纷案件数量及占比总体呈现增长趋势，2022 年增速超 17%，2023 年增速趋缓。（如图一）



（图一）

2. 案件类型分布情况

未成年人涉网络案件类型集中度高。案由集中在网络服务合同纠纷、信息网络买卖合同纠纷及网络侵权责任纠纷。2020 年 5 月至 2024 年 5 月受理的 259 件涉未成年人民事纠纷案件中，因网络服务合同引起的纠纷为 181 件，占比 69.88%；因信息网络买卖合同引起的纠纷为 39 件，占比 15.06%；因网络侵权引起的纠纷为 39 件，占比 15.06%。（如图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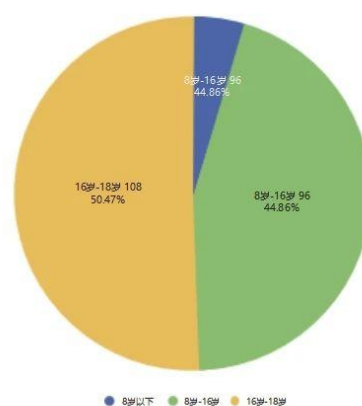


（图二）

3. 案件主体分布情况

未成年人当事人年龄跨度较大。2020年5月至2024年5月，杭州互联网法院审理的未成年人涉网络案件中未成年人当事人的年龄跨度较大，下至6岁，16岁以上不满18岁为主要年龄层次，其中，8岁以下未成年人为10人，占比4.71%；8岁-16岁未成年人为94人，占比44.34%；16岁以上未成年人为108人，占比50.94%。（如图三）

未成年人涉网络案件年龄跨度



（图三）

未成年人当事人地区分布较广。杭州互联网法院受理的未成年人案件当事人几乎遍及全国各个地区，其中涉网人格权纠纷案件受管辖限制多集中在杭州地区；涉游戏充值退款纠纷案件因当地二次元文化发展迅速多集中在中西部省份；涉网络消费纠纷案件因网络购物空间的开放性特点，遍及全国各地。

4. 案件审结情况

未成年人涉网络案件诉源治理、息诉解纷成效显著。2020年5月至2024年5月审结的259件案件，判决案件为28件，和解后撤诉或调解案件为231件，调撤率高达89.19%。一方面，得益于贯彻落实前端治理机制时对未成年人案件的重视；另一方面，得益于以诉中调解、判后司法建议引导平台治理的类案机制，真正实现“审理一案、治理一片”的效果。

5. 未成年人涉网络公益诉讼案件情况

2020年5月以来，杭州互联网法院办理多起涉未成年人的网络公益诉讼案件，从所涉领域来看，既有涉及公共健康领域的在疫情期间履行向未成年人销售伪劣口罩公益诉讼案件；也有涉及公共信息安全领域的非法收集、售卖未成年人个人信息公益诉讼案件；还有涉及新兴业态治理领域的短视频平台未能落实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法定义务公益诉讼案件等。此外，杭州互联网法院还受理多起检察机关支持起诉的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网络侵权纠纷案件，以网络公益诉讼促进实现未成年人保护司法责任。

（二）未成年人涉网络案件主要特点

1. 涉诉未成年人年龄跨度大，总体呈现低龄化特点

杭州互联网法院审理的未成年人涉网络案件显示，涉诉未成年人呈现低龄化特点。

随着互联网应用的不断普及，未成年人触网年龄逐年降低，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报告的调查显示，未成年人首次触网年龄不断降低，10岁以下开始接触互联网的人数比例达78%。青少年网络保护工作及网络素养的培育需要覆盖更广泛的年龄层。

2. 涉诉场景逐渐增多，未成年人网络活跃程度提高

杭州互联网法院审理的未成年人涉网络案件显示，未成年人涉网络案件场景逐渐多样化、丰富化，从前期的在线教育、知识付费、网络论坛、社交互动逐渐扩增到网上购物、网络游戏、网络直播、短视频、AI虚拟社区等应用场景。随着产业的不断发展，网络服务类型不断丰富，未成年人网络活跃程度亦显著提高，未成年人的独立操作能力增强，他们不仅参与网络学习、社交互动、游戏娱乐，还涉及网络消费、内容创作等各类网络活动，目前国内主流直播与短视频平台的青少年使用率、用户量、月活跃用户数等均呈现增长趋势，这些行为中潜在的法律风险也随之增加，青少年网络保护工作及网络素养的培育需要加大平台治理力度。

3. 涉诉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维权能力普遍薄弱

杭州互联网法院审理的未成年人涉网络案件显示，较多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的网络素养和诉讼能力尚待提高。对涉及互联网的法律关系、法律责任、权益保护等缺乏清晰认知，对互联网纠纷的处理方式、诉讼程序、证据规则等了解不足，维权能力相对较弱。同时，互联网纠纷涉及的证据多为电子数据，如聊天记录、交易记录、游戏数据、网络日志等，证据的收集、固定、保全、鉴定等环节具有较高的技术要求和法律要求，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往往难以独立完成有效举证。

4. 充值打赏类案件数量呈上升趋势，且标的额普遍较大

经统计，充值打赏类案件频繁发生，且涉及金额有逐渐增大的趋势。杭州互联网法院审理的未成年人涉网络案件中，涉案标的额最高的案件类型即为游戏充值纠纷案件，该类案件的平均标的额高达3万余元、最高为20余万元，与未成年人的消费能力明显不符。表明仍需进一步提升家长、学校及相关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共同责任感。

5. 侵害未成年人非物质性人格权的案件增多，但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数额不高

涉网未成年人保护案件与普通未成年人保护案件的重要区别在于，涉网未成年人保护案件侵害的对象多为未成年人的非物质性人格权，而普通未成年人保护案件侵害对象多为未成年人的身体权或财产权等物质性权利。未成年人身心发展尚不成熟，健全的人格是其未来健康发展的基础，对未成年人人格精神性权利的侵害，需要进一步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例如，未成年人接触到网络上的暴力、色情等不良信息，这些内容可能对他们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产生负面影响。目前，涉网未成年人保护案件中，对未成年人权益造成损害后的精神抚慰金赔偿标准仍趋于保守，未来应进一步予以探索，逐步建立起适应未成年个人身心特点的精神抚慰金赔偿标准和机制。

6. 案件法律关系复杂、适用法律具有特殊性

未成年人涉网络案件往往涉及多种法律关系，如合同关系、侵权关系、消费者权益保护关系等，且可能涉及虚拟财产、网络服务提供者责任、网络侵权责任等新兴法律问

题，法律关系较为复杂。技术和法律的交织，涉及的技术问题如个人信息保护、数据安全、人工智能等，使得此类案件的解决需要专业知识，且技术发展速度往往快于法律的修订，给司法实践带来挑战。同时，由于涉及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从最有利于保护未成年人权益角度出发，案件审理需适用《未成年人保护法》《网络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针对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特别规定，如《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规定》等，法律适用具有特殊性。

二、原因审视—案件反映出的未成年人网络权益保护相关问题

（一）未成年人自身网络观念尚未成型

未成年人的认知和行为正处于发展、成熟阶段，对于各种复杂的互联网信息的辨别能力不够，在接触、使用互联网的同时也面临注意力缺失、信息焦虑、数字压力、网络成瘾、隐私安全等诸多潜在风险。提高青少年网络素养对于青少年的成长和发展，构建未来健康、文明的网络生态十分重要。《青少年网络素养调查报告（2022）》显示，青少年网络素养总体平均得分为 3.56 分（满分 5 分），得分不高，仅略高于及格线，有待进一步提升。杭州互联网法院在审理未成年人涉网络案件中也发现以下问题：

1. 心智发育不成熟，对网络风险的防御能力不足。由于未成年人心智发育还不成熟，对网络风险的防御能力不足等原因，使未成年人在享受互联网便捷便利的同时，也面临信息泄露、篡改、丢失，网络欺凌、网络沉迷、危害身心健康等多重风险。

2. 网络素养教育不足、接受网络安全教育的渠道有限。未成年人虽然经过学校、家庭的教育，对网络安全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但通过案件能够发现大多数未成年人对个人网络隐私的了解不足，清楚知晓网络隐私及懂得如何进行有针对性防范的人数占比较低。这表明需要更多元、普及、深入的教育渠道、方式、内容，来提升未成年人的网络安全防范能力。

3. 网络依赖成瘾风险增加，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缺乏自控力的未成年人，如果缺少引导、监督，很容易被互联网中新鲜奇特的内容吸引，特别是算法选择推荐的信息主导了未成年人的见闻，使得未成年人从网络中获取的信息娱乐化、碎片化，不良信息的长期滋扰也使得他们不能正确对待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和消费主义价值观，而过度使用网络会挤占未成年人正常的学习和生活时间，长期沉浸在虚拟世界也会使其正常的社会化过程受到影响。

（二）未成年人用网的家庭监管有所欠缺

家庭环境对于未成年人探索网络世界的路径和态度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未成年人日常活动的重要空间，家庭不仅是他们初次接触互联网的港湾，也是塑造其健康上网观念与习惯的首要阵地。家长的行为示范、监管措施以及沟通方式，无一不深刻地影响着孩子们如何认知并使用这一强大的信息工具。杭州互联网法院在审理未成年人涉网络案件中发现，家庭对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的沟通和指导存在以下不足和欠缺：

1. 因自身对网络风险的防御能力不足，对未成年子女缺乏引导和监管。受制于自身文化水平和互联网知识，有的监护人未足够重视未成年人的用网安全，对未成年人的上

网行为并不能做到有效的监管和引导。多起未成年人在游戏平台大额充值或在购物平台斥巨资购买游戏账号装备的案件中，未成年人即是利用父母或者祖父母、外祖父母的手机号注册平台账号并绑定家长的银行账户，并事后删除提示短信、消费记录等内容，以至于家长未能第一时间发现子女的异常网络消费情况，从而未及时予以监管。

2. 因忙于工作，对未成年子女缺乏关心和监管。不少家庭因家长忙于工作或长期在外，缺少对未成年人的陪伴，未成年人只能转向网络寻求自我肯定和情感寄托，通过网络陪伴获取现实生活中难以获得的愉悦感、成就感和需求感，易于陷入网络沉迷。即便父母家人能够在日常生活中陪伴未成年人，比较关注的也是孩子的学习、饮食起居等，极少能够扮演好孩子网络之旅向导的角色，能够深入理解未成年人对互联网的需求，并尝试从孩子的视角出发，共同探索安全有益的网络资源。

3. 因缺乏了解，对未成年子女用网安全缺乏重视和监管。网络世界信息丰富、娱乐性内容多、网络游戏易沉迷、聊天分享迅捷便利等特点，加上未成年人自控自律性弱，导致未成年人用网娱乐等时间太长。部分家长对“未成年人模式”了解、应用不够，缺少通过“未成年人模式”进行网络娱乐时间管理、设定合理上网规则的意识，确保线上活动不会侵占孩子睡眠、学习和户外活动的時間。

（三）网络服务提供者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意识不足

在“流量为王”的网络运营模式下，更多的浏览意味着更高的利润。杭州互联网法院在审理未成年人涉网络案件中发现，一些互联网企业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在用户注册、信息内容审查、“青少年模式”启动等方面放松约束，“有意无意”地留下一些漏洞和制度缺口：

1. 网络实名认证制度存在漏洞。网络服务提供者难以有效识别未成年人身份以及所处的年龄段。有效识别未成年人身份以及所处的年龄段，是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机制建立的前提和基础，也是网络服务提供者履行未成年人保护义务的前提和基础，如果在身份认证环节出现了漏洞，那么所有的保护机制都将沦为空谈。通过案件审理发现，网络服务提供者或基于用户体验，或基于过度收集信息的担忧，对未成年人借用他人身份注册账号进行识别的能力还存在欠缺，对未成年人租借、购买、盗用他人游戏账号等逃避监管的行为处置力度还有待加强。

2. 对“青少年模式”放松约束。设定“青少年模式”的初衷是为了营造一个更加健康、适宜的未成年人成长数字空间，但一些网络平台对“青少年模式”的设置执行不严，存在不少漏洞，例如：内容过滤不严、时间限制可轻易规避、充值限制虚设等等。通过案件审理发现，出现此类问题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青少年模式下内容吸引力不强，平台中令未成年人感兴趣且有益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和服务匮乏；另一方面是因为部分网络服务提供者出于追逐流量、经济利益等考虑，对青少年模式设置失之于宽松。

3. 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保护机制缺失。通过案件审理发现，一是有的网络服务提供者缺乏针对未成年人用户的隐私保护机制，对未成年人用户未强制开启陌生人关注限制功能、未强制隐藏未成年人用户位置、未强制关闭推荐未成年人给可能感兴趣的人、未强制开启未成年人作品在同城不显示等未成年人隐私安全保障功能。二是有的互联网平

台企业的平台信息分级和内部规制不健全，未能有效筛查、拦截、过滤各类不良信息，开发运行的游戏、聊天软件、支付验证等未匹配用户身份的实名制认证，导致年龄、性别等信息可以随意填写，很多未成年人得以使用成年人身份进行注册，使得未成年人遭受网络侵害和接触网络不良信息的可能性增加。

（四）未成年人网络素养系统化教育缺位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以及向未成年人群体的不断下移渗透，学校是未成年人网络素养教育的最主要场所，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中扮演重要角色。未成年人各项社会阅历有限，对于网络诈骗、各类不良网络信息的鉴别能力较差，这些都需要学校在日常课程中加以教育宣讲。但目前学校的网络素养教育和网络保护教育尚未形成体系化教学，多是通过讲座、主题活动等形式或者在计算机课、道法课等课程夹带部分网络安全提示，网络素养教育课程比较边缘化，未能针对不同未成年人群体做到结构化、系统化教学，对于未成年人综合用网能力和网络自我保护能力的全面提升未能发挥出最佳效果。

三、理性解困—加强对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对策及建议

（一）家校政社融通发力，提升未成年人网络素养

当今数字化时代背景下，家庭、学校、政府、社会的有机衔接、协同配合是提升未成年人网络素养的重要前提，更是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必然要求。

1. 保护未成年人网络安全，需强化家庭责任。要发挥家庭教育的基础作用，家长要将言传与身教相结合，主动学习网络知识，提高自身网络素养，规范自身使用网络的行为。要加强对孩子的关爱陪护和使用网络行为的教育、示范、引导和监督，引导孩子正确、健康地使用网络。

2. 保护未成年人网络安全，需强化学校保护。应当在课程设置和教学中加强网络安全教育，可以通过开设网络安全课程，将科学、文明、安全、合理使用网络等内容纳入教育教学活动，向学生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高他们的网络素养和自我保护能力。加强对学生网络行为的监管，及时发现和处理学生的不良网络行为，营造健康、安全的校园网络环境。

3. 保护未成年人网络安全，需强化企业担当。企业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承担起保护未成年人网络安全的社会责任。互联网企业应当通过进一步的技术创新，加强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措施，打造安全、绿色的网络使用平台。积极协助政府部门、学校、公益组织等做好宣传推广工作，开展风险知识教育，设置网络素养课程，提升未成年人的网络素养和对网络保护政策的认知度。

4. 保护未成年人网络安全，需强化政府监管。政府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中应切实发挥主导作用，相关部门应依据各自职责做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一方面，严格落实监督管理。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并视情况及时修订规章政策，确保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加大执法力度，对严重违法违规的机构、平台、账号依法从严处理。对利用网络侵害未成年人的行为保持“零容忍”，坚决依法打击。另一方面，全力营造良好网络环境。加强社会氛围的营造，有效开展普法宣传工作，深入实施网络安全普法进学校、进家庭、

进社区、进农村，推动形成全社会重视未成年人网络安全保护的良好氛围。

构建“多位一体”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大格局，需要家庭、学校、政府和社会等各方共同努力，只有各方形成合力，才能有效保障未成年人的网络安全，让未成年人在健康、安全的网络环境中茁壮成长。

（二）依法治网保驾护航，筑牢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坚实屏障

保护未成年人，是“家事”，更是“国事”。积极探索新形势下保护未成年人权益工作的新思路和新方法，不断促进家风建设和社会文明，推动司法保护和社会保护的有机衔接，以司法之力守护未成年人的网络安全。

1. 以司法之力全力以“护”，织密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规则体系。《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已颁布施行，作为我国出台的第一部专门性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综合立法，标志着我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法治建设进入新的阶段。未来根据新的情况，在立法层面仍需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界定网络环境中针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标准与责任边界，织密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规则体系。同时，徒法不足以自行，不仅要建立一套全面覆盖、细致入微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规则体系，还需要将这些规则真正落到实处，确保每一项措施都能得到有效执行的重要性，国家有关部门、社会组织、家庭、学校等各方均肩负有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责任义务，各责任主体唯有立足职责职能，做到既各负其责，又齐抓共管，才能共同撑起未成年人的“网络晴空”。

2. 以司法之力全力以“护”，加大“治”的力度，彰显“法”的温度。在司法实践中，坚持依法判决与精准帮教相结合。延伸审判职能，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加大“治”和“防”的力度。法官在审判过程中，要对发现的重点问题和监管漏洞，分析探究成因、特点，有针对性地向相关部门发出司法建议。同时，应不断加强判后回访工作，对于受到侵害或存在情感缺失的未成年人群体，要给予充分、全面的回访帮助，切实彰显司法的温度。

3. 以司法之力全力以“护”，增强“宣”的效果，提升守法意识。在诉源治理中，要严格落实普法责任，在丰富宣传方式的基础上，确保宣传有实效，以增强全民遵守法纪的意识。如，可以通过开展公众开放日活动，邀请学生参加模拟法庭活动，以现场讲解、互动体验来“零距离”感受法律的威严；通过制作青少年“网络观”课堂系列普法动画片、普法微视频的方式，让网络学法、懂法、守法、用法蔚然成风；会同网信办、教育部门、民政部门、互联网企业等，探索建立未成年人网络安全法治教育基地，增强普法宣传的社会效果。

四、杭州互联网法院审理未成年人涉网络案件的裁判思路

杭州互联网法院坚持职责使命，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助推未成年人网络安全保护，用“心”扛起责任担当。

（一）筑牢司法理念，充分发挥明边界的审判职能作用

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需要一个安全和可靠的网络环境，保护未成年人免受不当内容和危险行为影响，同时也需要尊重未成年人的数字权利，包括获取信息和自由表达的权

利。司法需要在未成年人的数字权利和网络安全保护需求之间进行更谨慎的平衡，既要为未成年人提供最大的拥抱数字世界的机会，同时也要为他们提供最全面的保护使得他们免受风险。

互联网和技术的运用助推营商环境的高速发展，同时伴生未成年人的网络风险。司法需要在营商环境的发展和未成年人网络安全保护需求之间发挥积极作用，强化和落实互联网平台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主体责任。

在审理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类案件时，司法机关应秉持的基本态度是，充分认识未成年人对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需求，充分保障未成年人享受信息科技发展福利的数字权利，同时要加强对未成年人使用网络信息技术可能遭受风险的预防、保障。司法对未成年人进行网络保护，并不是为了抑制其正当的发展需求，而是为了更好地保障其拥抱数字世界的权利。

（二）做好个案平衡，充分发挥定标尺的审判职能作用

1. 强化未成年人人格权保护，侵犯未成年人人格权益需担责

第一，给予未成年人优先保护。行为人通过网络传播等方式正在或即将侵害未成年人的人格权，并可能造成无法挽回或者挽回需要付出极大代价的损害，申请人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的，属于《民法典》第九百九十七条规定的“不及时制止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情形，应依法及时做出人格权侵害禁令，快速阻断相关信息的网络传播。

第二，给予未成年人特殊保护。未成年人特别是儿童的网络人格权益依法应受到特殊保护。行为人未经许可，在网络中盗用未成年人分享的肖像图片，以杜撰事实、造谣传播等方式歪曲使用，会对未成年人造成潜在、长期的精神损害后果，未成年人主张行为人侵害肖像权，要求行为人承担精神损害抚慰金和合理维权费用赔偿等民事责任，依法应予支持。

第三，尊重未成年人人格尊严。平台对未成年个人用户应主动采取隐私主动保护等安全保护措施。基于未成年人自身保护能力薄弱的特点，专注于儿童内容和产品的互联网平台，需要依照法律规定落实相较成人用户更为积极、主动的个人信息隐私保护措施，例如：相关措施应当在隐私风险发生之前预先设计，而不是在隐私侵权行为发生之后进行事后补救；互联网平台应在产品设计、开发、交付、运营的多个环节都嵌入未成年人信息隐私安全主动保护功能；平台应从完整的数据生命周期对未成年人信息进行隐私主动保护，即从数据生成到销毁的整个生命周期贯彻有力的隐私主动保护安全措施。

2. 强化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做好“可验证的监护人知情同意”与数据收集“必要性”的平衡

第一，严格落实监护人的明示同意规则。针对如何在秉承最小化收集个人信息基本原则的情况下，有效识别未成年人用户、是否所有网络服务提供平台均需制定单独的儿童用户协议、隐私保护政策，普遍采取特殊的儿童保护措施，以及如何获得监护人的明示同意等问题。应考虑针对网络服务平台提供产品的类型，采取隐私友好化方式，对信

息处理者区别提出不同的识别义务和特殊的未成年人保护政策：一是对直接面向未成年人提供服务的信息处理者，宜默认用户为未成年人，要求采取特殊的未成年人保护政策；二是对面向大众的综合类产品，知道或应当知道平台内有大量未成年个人用户的，可基于用户注册时自主填写的年龄信息及其他行为信息等进行筛选，分层有针对性地采取特殊的未成年人保护政策；三是对网络直播、网络游戏等强监管类产品，则应根据监管要求强制采取用户身份实名制，通过实名信息进行识别后分类采取保护措施。对于如何获得监护人的明示同意的问题，关键在于信息处理者是否在现有技术可行、成本可控的前提下，采取了合理、可靠措施获取监护人的同意。

第二，基于算法对未成年人用户的自动化决策和个性化推荐应予严格控制。未成年人属于应受到特别保护的群体，自动化决策的算法若未充分考虑未成年人的特殊属性，极易对未成年人造成算法歧视或算法伤害，故对未成年人进行自动化决策应纳入个保法规定的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自动化决策范畴。因此，基于未成年人个人信息进行的算法决策，应进行充分风险评估，建立独立算法机制，充分落实监护人的单独知情同意，并赋予信息处理者说明义务和信息主体随时拒绝的权利。

3. 规范未成年人网络消费行为，应注重平衡各方法益价值

近年来，未成年人逐渐成为网络产品和服务的重要消费群体之一，游戏充值、直播打赏、影视付费等，几乎都有未成年人的身影。而大多数未成年人并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在网络消费过程中很可能禁不住诱惑，无节制地打赏和充值。虽然这些高额消费有机会被依法追回，但其对未成年人造成的伤害却难以弥补。许多未成年人的网络账号并非使用本人身份注册，而是通过父母或其他长辈身份注册使用，相关高额消费也通常在家长账户中产生。在此情况下，即使诉诸法律，也会因为无法证实消费者身份而难以全额退还款项。

对于未成年人的充值、“打赏”行为被确认无效后如何处理，应注重平衡法益价值，充分保护未成年人的权益。对未成年人的监护人而言，是否对未成年人尽到了监护职责，是否随意将手机丢给未成年人使用，导致未成年人使用他人身份注册网络账号。未成年人是否系在脱离监护的情况下实施的上述付款行为；对网络平台而言，是否“守土尽责”，面对未成年人租号买号、冒充家长等“灵性”躲避青少年模式的行为，平台是否通过引入未成年人识别系统，更好地甄别用户真身，及时拦截未成年人违规充值和消费；对网络直播服务提供者而言，是否结合其平台性质对用户的年龄限制进行明确约定和提醒，并切实采取充分的技术措施避免未成年人在未经监护人同意和陪伴的情况下，沉迷于网络直播甚至大额转账。在确定责任分配时，应充分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引导各方主体共同为呵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环境，同时也应兼顾促进数字经济健康发展与繁荣。

五、杭州互联网法院强化未成年人网络司法保护的相关举措

做深做实未成年人网络权益司法保护工作是人民法院能动履职、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更是人民法院积极参与国家治理、有效回应社会关切的必然选择。杭州互联网法院结合互联网特色，积极延伸青少年审判职能，以争创网络普

法教育基地、走进校园深入普法、能动履职发送司法建议等形式，开展党建共建“家校政社”合作项目，举办青少年“网络观”课堂活动，致力用“小案例”阐释“大道理”，取得了良好的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发挥互联网法院在未成年人网络权益保障领域的示范引领作用，为筑牢未成年人网络保护防线进一步贡献司法力量。

（一）主要措施

1. 织密融通网格，有力打造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外层圆”

一是探索创新“家校政社”合作模式。逐步形成法院、学校、社区三方合力的青少年网络安全保护新格局。以温情化人、以政策服人，筑牢社会保障，共同营造全社会关心关爱未成年人的良好氛围。

二是持续深化党建共建项目。充分发挥法院业务骨干担任“法治副校长”职能作用；成立未成年人网络观法官讲师团，推进“开学法治第一课”“模拟法庭”“一对一成长助力”等系列法治活动有序开展；以支部为单位签署《项目合作协议》，定期召开座谈会、工作联席会议，提升党建工作水平，打响特色共建品牌。

2. 延伸法律触角，精准打造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中层圆”

一是坚持以案释法，厚植法治观念。在暑期这一青少年“触网”“用网”高频期，举办青少年“网络观”课堂活动，联合街道社区、学校等组织开展了引导青少年形成正确“网络观”的暑期普法活动，利用与青少年相关的直播打赏、网络霸凌、个人信息保护等典型案例，让法官走进社区、校园，通过案例解读等形式向监护人及青少年宣讲相关法律问题，引导青少年形成理性“网络观”，养成健康用网习惯，推动建立良性亲子关系。在校园内举办“未成年人网络权益司法保护十大典型案例”新闻发布会，近距离面向青少年进行关于科学健康上网的教育引导。扎实开展网络普法宣传教育，通过微信公众号、抖音短视频等方式，宣传未成年人“网上冲浪”法律知识与安全要点，扩大法治宣传教育覆盖面，引导青少年在虚拟世界树立自我保护意识，相关内容全网浏览量近亿次。

二是坚持良法善治，强化司法保护。审结“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案”，严惩平台收集、贩卖未成年人个人信息行为，及时阻止 95 万余条未成年人个人信息进一步传播扩散。加强与检察机关协同配合，在“涉某短视频 App 侵害未成年人权益案”中，推动设立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公益基金，将该案赔偿调解款 150 万元纳入基金，并以司法建议形式引导主流短视频平台进行功能性整改，34 项整改措施全部落地见效。

三是坚持能动履职，延伸司法触角。线上线下齐发力，充分发挥互联网司法在未成年人权益网络保护中的引领作用。运用元宇宙等先进技术，推进互联网法院诉讼平台、微信公众号内嵌青少年“网络观”课堂子平台，开设要闻动态、网络观教育短片、互动交流等栏目，设置公众预约网络观课堂、法律咨询等功能，为常态化开展青少年“网络观”课堂提供平台支持。争创未成年人网络普法宣传教育基地，邀请学生、家长线下实地参观互联网司法前沿技术、观摩全流程在线庭审，厚植法治观念、感受司法正能量。目前，已有百余组家庭实地参观、并与法官形成结对帮扶关系。组织青年时报“牛通社”

小记者参与在线模拟法庭活动，近距离了解法律程序、学习法律知识、提升法治素养。

3. 探索新路径，用心打造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深层圆”

互联网公益诉讼维护未成年人网络权益，切实推动网络空间治理，是杭州互联网法院探索网络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新路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公益诉讼，对于健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制度体系、构筑未成年人网络安全屏障、切实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杭州互联网法院审理了多起具有社会影响力、规则创立性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公益诉讼案件，有助于促进互联网平台治理并形成长效保护机制。

（二）实施成效

一是一批案件成为国家级典型案例。杭州互联网法院聚焦打造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典型案例、精品裁判文书，其中1案入选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导性案例，6案入选全国各类典型案例。“短视频平台侵犯儿童个人信息民事公益诉讼案”首创针对未成年人保护的独立算法机制等措施，切实维护未成年人网络合法权益，入选最高人民检察院第35批指导性案例，获评“2021年度十大法律监督案例”“2021年度十大典型案例”，并作为保护未成年人典型案例写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两会工作报告。“地铁萌娃肖像权纠纷案”坚定文化自信、树立文明风尚，有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入选“2022年度人民法院十大案件”“人民法院贯彻实施民法典典型案例”。“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检察院诉肖某某、邓某某侵害公民个人信息民事公益诉讼案”确立了搭设平台售卖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依法应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则，入选“2023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典型案例”。“未成年人隐私权保护人格权侵害禁令第一案”，被评为最高人民法院保护未成年人优秀裁判文书一等奖、获评杭州市妇女儿童保护十大典型案例。

二是一系列活动受到媒体高度关注。2021年3月17日，新华社播发通稿《全国首例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办结》。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法治深壹度》《守护明天》等多期节目，专题对案件情况进行了深入报道。人民网、中新网等国内主流线上、线下新闻媒体持续对案件进行报道。2023年8月15日，新华社记者现场参与青少年“网络观”课堂活动，并发布《用案例传递正确“网络观”一走进杭州互联网法院青少年“网络观”课堂》新闻报道，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全网浏览量超200万次；2023年11月29日，新华社发布《案例发布进校园：杭州互联网法院带着案例开设青少年“网络观”课堂》，其中视频报道浏览量超120万次，图文报道浏览量超100万次。

三是经验做法获得社会各界广泛认同。被省、市委推荐为未成年人网络普法教育基地，相关工作纳入省、市委依法治网工作体系，未成年人网络观法官讲师团被聘为杭州市“E启护苗”网络公益讲师团联盟的重要成员，为打造智能交互陪伴应用程序“E程童伴”工程提供内容支持。全院各党支部正与辖区内各知名中小学建立支部联动，多名干警被聘为法治副校长，获得政府、社区、学校等社会各界广泛好评。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杭州互联网法院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依法加强网络空间治理，加强网络内容建设”“为广大网民特别是青少年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等指示为指引，聚焦高标准打造新时代互联网法院的目标任务，探索建

立与互联网飞速发展相适应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机制，为完善未成年人领域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建设提供司法保障。未来，杭州互联网法院将坚持能动履职，“细作”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裁判规则“特色地”，积极以裁判规则引领互联网空间治理行业规则；“厚植”未成年人网络服务“新高地”，积极促进有助于未成年人成长的数字经济新模式新业态依法规范发展，为未成年人安全健康成长提供更广阔的平台和更友好的网络环境。“携手”家校政社融通发力，共同构筑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坚强堡垒，持续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晴空”。以法治之光照亮青少年的成长之路，助力青少年扬起梦想的风帆，向着美好的未来远航。

（详见：<https://mp.weixin.qq.com/s/NlfPu04kSTfW2Q5ymSdbaA>）

四、典型案例分析

（一）未成年人网络游戏防沉迷典型案例事例

1. 检察院综合履职

案例一 高某某盗窃案

【基本案情】

2022年5月至6月，高某某先后多次采用偷拿他人手机进行转账的方式，窃取他人支付宝和银行卡账户中的钱款人民币1万余元，用于网络游戏账号充值和购买装备。2022年6月28日，公安机关以高某某涉嫌盗窃罪移送审查起诉，鉴于高某某犯罪时系未成年人，具有自首、认罪认罚、积极退赔损失并取得被害人谅解等情节，检察机关依法对其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

【履职情况】

（一）深挖犯罪根源，精准开展矫治教育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通过社会调查发现，高某某通过某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了一款游戏代练App，为成年客户代练游戏并获取报酬，每天玩游戏时间长达十余个小时，因沉迷网络游戏而诱发犯罪。检察机关在对高某某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相关规定，联合公安机关、社工以防治网络沉迷、矫正行为偏差为重点，借助数字化监管平台，对其开展矫治教育。同时，针对高某某父亲去世，母亲再婚，由祖父抚养的情况，委托家庭教育指导站提供家庭教育支持，帮助高某某戒除网络依赖。

（二）制发检察建议，助力企业良性发展

检察机关调查发现，开发运营该手机应用市场的公司未经严格审核，为游戏代练App进行有偿推广、宣传和分发，引诱、鼓励包括未成年人在内的用户，进行网络游戏代练交易，加剧了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的风险。针对该案暴露出的预防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措施落实不到位问题，检察机关向该公司制发检察建议并进行公开宣告，建议其对所有上架App进行全面审查，并建立定期巡查制度，畅通投诉受理途径，健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机制。该公司全面接受检察建议，主动下架10余款问题软件、游戏，并在公司内部成立“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小组”，建立季度自查、涉未成年人投诉处理专员等工作机制。

（三）多方协同齐抓共管，系统推进网络沉迷治理

为进一步扩大治理效果，检察机关邀请网信办等主管部门、专家学者与该公司及辖区内相关互联网企业，就网络资源下载平台如何预防未成年人沉迷网络进行研讨，帮助企业提升依法经营意识，完善防沉迷技术措施。检察机关还就网络游戏宣传、推广过程中防沉迷措施的落实，与网络游戏行业协会交换意见，推动协会向成员单位发出倡议，倡导对网络游戏产品进行分类，并作出适龄提示。此外，检察机关开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法治课堂，并推动该课堂入驻“支付宝”空间站，联合开发“AR奇妙探险GO”青少年网络安全数字体验活动，促进预防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治理长效长治。

（详见：https://mp.weixin.qq.com/s/Z1K_8o-purkNvm425guy2Q）

案例二 禁止向未成年人租售网络游戏帐号检察监督案

【基本案情】

2021年1月，被告人孙某以诈骗为目的，在某互联网平台发布出售网络游戏账号的虚假信息，骗取未成年被害人华某某信任后，向其提供虚假的游戏账号密码，并编造钱款被冻结、需支付保证金、过户费等理由，共骗取华某某人民币15347元。

孙某用以出售网络游戏账号的互联网平台是上海某公司开发运营的电子商务应用类平台。该平台上有数十家经营者不经身份核实，向包括未成年人在内的用户提供多款热门网络游戏账号的租售服务，部分经营者的累计订单数已达十万余件。

【履职情况】

（一）刑事案件办理

2021年4月2日，孙某自首。2021年11月8日，上海市公安局某区分局以孙某涉嫌诈骗罪向某区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检察机关在办案过程中，责令孙某向被害人退赔诈骗钱款，弥补财产损失，并向被害人赔礼道歉。2021年12月6日，检察机关以孙某犯诈骗罪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21年12月16日，人民法院以孙某犯诈骗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七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

（二）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办理

检察机关经调查发现，本案中孙某用以出售网络游戏账号的互联网平台上还有数十家经营者在商品详情中使用“未防沉迷”“直接上号”等表述，不经核验身份，向包括未成年人在内的用户提供多款热门网络游戏账号的租售服务。

检察机关认为，该互联网平台上的经营者为未成年人规避网络游戏监管提供便利条件，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有关向未成年人提供游戏服务的时间管理限制性规定。该互联网平台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对相关经营者违规行为予以及时处置、报告，增加了不特定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潜在风险，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根据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法律法规，上海市某区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网信办”）对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落实情况有监督管理职责，应当依法查处违规经营者和平台。

2021年9月14日，检察机关向区网信办发出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督促依法查处违法向未成年人提供网络游戏账号租售服务的经营者，并对互联网平台上租售网络游戏账号的情况进行全面检查和监督，压实平台责任。区网信办积极落实检察建议，督促该互联网平台对违法租售账号的经营者进行处理、增设实名购买功能，对平台落实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规定的情况进行常态化检查督导。该互联网平台共清理违规游戏租号类商品469件，关闭相关店铺26家，对“某某租号”等关键词予以屏蔽；对游戏账号租售商品设置购买实名认证和上号二次实名认证环节，有效防止向未成年人租售游戏账号。

（三）不良行为干预

针对未成年被害人华某某沉迷网络游戏的情况，检察机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关于不良行为干预的相关规定，积极对接学校、街道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组建协作干预小组，落实针对性管理教育措施。检察机关针对监护人放任华某某沉迷网络及处分大额钱款等问题，向华某某的监护人制发督促监护令，要求其履行监护职责，并委托家庭教育指导师开展家庭教育指导。目前，华某某已摆脱网络游戏沉迷，并顺利考入大学。

（四）推动综合治理

结合该案办理，检察机关进一步会同区网信办等单位制定了涉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分类处置的标准化工作流程。在此基础上，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梳理全市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案件办理情况，与上海市网信办、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执法总队建立了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联动工作机制，共同发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风险识别清单》《上海市侵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执法指南》，细化执法规范和标准。

（详见：https://mp.weixin.qq.com/s/85rxRL9f_T56MBVYBrgJOQ）

2. 法院依法裁判

案例一 平台有过错未限制未成年人大额充值

【基本案情】

未成年人甲某使用其本人身份证实名认证注册账号，向某游戏平台进行大额充值，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充值金额合计 61 万余元。甲某监护人认为，某游戏平台未及时采取限制措施，使得甲某能够大额充值，其充值行为与年龄、智力明显不相符，也未经监护人的同意和追认，应属无效民事法律行为。遂诉至法院，要求被告某游戏平台返还全部充值款 61 万余元及利息 3 万余元。

【裁判结果】

法院审理期间，原告甲某本人线上出庭说明情况，证明充值确由其本人实施。通过深入了解该游戏平台的运行机制，法院发现，涉案游戏具有射幸属性，对未成年人吸引力大。在涉案充值行为发生时，甲某已经应被告要求上传真实身份证件进行实名认证。被告已有能力知晓合同相对方为未成年人，其以未上线限制充值的技术措施作为抗辩理由缺乏依据。同时，原告的账号充值频繁、短时间充值数额大，被告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对此本应有更高的关注，但在账号实名认证为未成年人的情况下，未对该账号进行审核和消费限制，也未向其监护人主张追认，被告对涉案充值行为的发生负有主要过错。原告监护人对原告疏于管理，对个人财产缺乏安全意识，亦存在过错。法院依法判决被告退还原告充值款 60.9 万元，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

民法典规定了未成年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在未成年人充值打赏案件中，如果未成年人对游戏的充值金额较小，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其行为符合法律规定，为有效的民事行为。但如果像本案中的大额充值情形，则应认为该行为明显超出了未成年人的年龄、智力状况，如未经法定代理

人同意或追认，该充值行为无效。民法典规定了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由此所受到的损失；各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按照该规定，如未成年人未曾获得监护人的许可或追认，司法实践中，在考虑返还充值金额时，可衡量以下影响因素：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采取了合理的措施识别未成年人身份；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是否对未成年人的注册、充值行为进行合理控制；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是否对其网络支付方式采取了相应保护措施等。如网络服务提供者在已收集了未成年人身份信息、有能力识别大额充值打赏行为系未成年人作出，仍未采取必要措施的，可以认定存在重大过错。

（详见：<https://mp.weixin.qq.com/s/IGgfxLZnGOYObOWCfQZXGQ>）

案例二 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与田友源、成都西维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金耀林、鲁有进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基本案情】

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讯公司）运营《王者荣耀》、《英雄联盟》、《和平精英》等多款电子游戏（以下统称为腾讯游戏）。2017年起，“腾讯游戏平台”推出“腾讯成长守护”系统，其中包括若干未成年人电子游戏防沉迷措施。腾讯游戏的人脸识别验证技术，其原理是将用户面部信息与公安权威数据平台数据源进行比对，如二者比对结果一致，即成功通过验证，如比对结果不符或用户拒绝验证，健康系统将该类用户统一视作未成年，纳入相应的防沉迷监管。

2021年5月，腾讯公司的代理人在“紫罗兰商城”（域名为“7f.pw”）公证购买了“人脸代过”“人脸续过”服务，以及“人脸实体手机”“人脸设备刷机包”。前述服务或商品均是通过特制软件劫持QQ安全中心人脸验证时调取的手机摄像头，并加载预设路径下的“人脸料子”视频（即经编译的特殊成人头像视频），完成虚假实名认证，进而使游戏账号的未成年用户被认证为不真实的成年用户，规避网络游戏防沉迷措施。

被控侵权行为取证期间，“7f.pw”域名的所有者为鲁某进；“紫罗兰商城”支付宝收款账户注册人为田某源。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可以认定田某源与鲁某进共同通过“紫罗兰商城”网站提供被控侵权服务及商品。成都西维数码科技有限公司系被控侵权域名的注册商，金某林购入被控侵权域名后停止了“紫罗兰商城”网站的接入，二者均与被控侵权行为无关。

【裁判结果】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腾讯公司在其运营的所有网络游戏中设置“人脸识别验证”功能，并根据实名验证的情况确定该游戏账号是否启动“防沉迷措施”是其网络游戏能够在市场中正常运营的必要条件。故腾讯公司有权基于保护其网络游戏正常运营的商业利益而对绕过“腾讯游戏人脸识别验证”功能的行为主张权益。本案被控侵权行为的不正当性在于：第一，行为目的是规避未成年用户账号进入国家未成年人网络

游戏电子身份认证系统及相应的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措施；第二，行为方式是妨碍腾讯游戏人脸识别验证功能正常运行；第三，行为后果既导致腾讯游戏为升级、优化腾讯游戏人脸识别验证功能额外支出研发成本，经营主体又以此直接赚取经济利益；第四，被控侵权行为的攀附性、针对性极强，即腾讯公司的腾讯游戏人脸识别验证功能落实得越全面，则田某源、鲁某进提供“人脸代过”“人脸续过”服务、销售“人脸实体手机”“人脸设备刷机包”赚取经济收益的商业机会就越多。最后，从社会公益角度看，我国通过未成年人保护法对未成年人给予特殊、优先保护；绕过电子游戏人脸识别系统、规避电子游戏防沉迷措施不仅损害了腾讯公司的商业利益，也有违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立法目的，显然应予制止。故被控侵权行为构成对腾讯公司的不正当竞争，并最终判决：一、被告田某源、鲁某进立即停止实施妨碍、破坏腾讯公司“腾讯游戏人脸识别验证”功能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二、田某源、鲁某进赔偿原告腾讯公司经济损失 30 万元及合理开支 5 万元；三、驳回原告腾讯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各方当事人服判息诉。

本案是全国首例针对绕过人脸识别验证、规避未成年人电子游戏防沉迷措施的不正当竞争案例。我国通过未成年人保护法对未成年人给予特殊、优先保护；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尚处于发育之中，需要积极引导和保护，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正是引导未成年人健康作息、积极参与有益身心健康活动的必要举措。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国家建立统一的未成年人网络游戏电子身份认证系统，网络游戏服务提供者应当要求未成年人以真实身份信息注册并登录网络游戏。因此，电子游戏人脸识别验证功能是电子游戏正常运营的必要条件。绕过电子游戏人脸识别系统、规避电子游戏防沉迷措施不仅损害了网络游戏服务提供者的商业利益，也有违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立法目的，显然应予制止。本案为强化未成年人网络保护，鼓励网络游戏服务提供者开展公平竞争，起到了良好的示范效果。

（详见：<https://mp.weixin.qq.com/s/hCTTlhiUpPR0r9zMgMWJ2Q>）

3. 行政机关严格监督

案例一 天津查处首例未成年人网络游戏防沉迷案件

【基本案情】

2021 年 9 月，根据天津市“扫黄打非”办公室移交的线索，天津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对某网站运营的网络游戏进行调查。经查，该网站由天津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运营，网站中提供的一款网络游戏，未落实《国家新闻出版署关于进一步严格管理切实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的有关要求，在非周五、周六、周日和法定节假日的每日 20 时至 21 时，向未成年人提供网络游戏服务。这种行为，构成了“未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网络游戏服务设置相应的时间管理功能”的违法事实，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的有关规定，应当予以行政处罚。

【处理结果】

2022年3月,天津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依法给予天津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警告、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780元、处罚款人民币10万元、并对涉案游戏的主管人员处罚款人民币1万元的行政处罚,共计罚没人民币110780元。

(详见: https://mp.weixin.qq.com/s/NZq1_B6RavcgA7pyrXuHpA)

案例二 梅州查处首例未成年人网络游戏防沉迷案件

【基本案情】

2023年6月,梅州市“扫黄打非”办公室收到上级案件线索转办,反映某科技有限公司运营的游戏《XX传奇》涉嫌无版号运营和防沉迷违规。市“扫黄打非”办立即协调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开展核处工作,经文化执法部门查明,该公司自2023年4月至6月,未经批准擅自上网出版网络游戏《XX传奇》且未要求未成年人以真实身份信息注册并登录网络游戏。上述行为违反了《网络出版服务管理规定》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七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

【处理结果】

2023年7月,梅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的规定,依法对该公司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警告,责令删除《XX传奇》游戏全部内容,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5821.03元,罚款人民币10万元;对该公司运行《XX传奇》游戏的实际负责人余某某罚款人民币1万元。

本案是梅州市践行2021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首例未成年人网络游戏防沉迷案件,有力打击了网络游戏企业防沉迷违规和无版号违规运营行为,对全市网络游戏运营活动起到了较好的震慑作用,为未成年人营造健康、文明、有序的网络环境,保障未成年人在网络空间的合法权益。

(详见: <https://mp.weixin.qq.com/s/C50jG0a1yf1bq6PmUsbN0w>)

4. 网游企业积极预防

案例一 行业共建“团体标准”,助力企业做好“自律”

2023年6月1日,由广东省游戏产业协会牵头,三七互娱、腾讯、网易等互联网企业及多家社会组织共同参与起草的《互联网企业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管理体系》团体标准(以下简称“《标准》”)正式实施。该《标准》以国家法律法规、管理条例要求为基础,就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建立接受度高、可行性强的行业自律准则,旨在帮助互联网企业构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管理体系。

《标准》的制定过程聚焦于多元视角、社会参与、行业共建。为充分吸纳各相关方对互联网企业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的意见,在广东省游戏产业协会的主导下,三七互娱和广东省游心公益基金会协助组织了多轮线上、线下研讨会,邀请从事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专家、律师、公益机构、家长团体等共同完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细则,立足

于互联网企业的客观条件和特点，以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与规章为核心要求，综合考虑了互联网企业在进行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管理方面的实际情况、能力和需求。支持互联网企业形成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的自律规范，将未保工作细化于日常管理，从而提升企业的未保管理意识与能力，持续改进成效表现。

作为面向互联网企业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管理体系指引准则，《标准》的实施有助于互联网企业改进以下方面的工作：①形成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的自律规范；②回应相关方对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管理的期待与要求；③全面识别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实质性议题；④优化把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纳入日常管理的细化指引和方法；⑤对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管理工作作出明确规划；⑥形成应对未成年人网络保护问题的系统性措施。

（详见：<https://mp.weixin.qq.com/s/ZVseCgWrUd9d8U-pJ2D0ow>）

案例二 腾讯游戏公布寒假限玩日历

2024 年 1 月 9 日，腾讯游戏发布“2024 年寒假暨春节假期未成年人游戏限玩通知”。

腾讯游戏表示，寒假期间未成年人游戏时长总计 16 小时。结合相关要求与实际放假安排，未成年玩家可以在 1 月 22 日-2 月 24 日期间的每周五、六、日，及春节法定假期晚 20 点-21 点之间登录体验游戏，提醒广大未成年玩家合理安排时间，适度游戏。

与此同时，腾讯游戏接入国家统一实名验证系统，实行强制实名注册的准入机制；并且严格限时限充，实名为未成年人的账号只能在指定时间登陆游戏，12 岁以下禁止充值，严于相关规定要求的 8 岁以下禁充；此外，采用金融级别的人脸识别验证策略，拒绝或未通过验证的账号将被纳入防沉迷监管；全面升级家长服务助手，推出行业首创的“AI 自助+人工视频”一站式服务模式，并根据家长个性化诉求推荐管控方案，家长可通过“腾讯成长守护”公众号打开“自我管理”功能，自定义限制游戏时长、游戏消费。

（详见：<https://mp.weixin.qq.com/s/tOeRVSykHYG0xnLhxwSag>）

上海市律师协会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钱晓峰 张 雯 龚佳丽

委 员：（按姓氏拼音）

鲍殷豪 陈惠斯 陈秋言 陈 希 杜 晶 邓晓明 范俊峰 郭达丽 郭 慧
甘思明 黄洪连 黄路遥 姬晨楠 金 玲 计时俊 贾欣彦 罗海漂 林康明
刘 庆 卢启华 刘新艳 毛闻博 潘金骏 潘蕾敏 彭 涛 秦莉丽 宋成诚
孙曾利 孙凯哲 沈 玲 石 玥 申雨颖 屠江南 唐康萍 田云云 温会会
吴佳倩 吴祺桢 王婷婷 吴 颖 谢 颖 姚海涛 严瑾洁 阳洁兰 张 皎
朱 婧 周 忆

